



眞
繫

ル 5
3254
9



門 九.5
3254
9

演藝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典故第一冊

禹貢

史記

班固前漢書

范蔚宗後漢書

常璩南中志

宋祁新唐書

真卷 七之二

典故目錄

六
日
未

諸葛元聲滇史

滇繫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蒞扉纂輯

禹貢

華陽黑水惟梁州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胡化反疏

梁州○傳東據至黑水○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岷嶓旣藝沱潛旣道傳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雍州之境也

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岷武巾反嶓音播疏傳岷荆州○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西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沱出於江潛出於漢二水發源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傳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旣道

典故 七之一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如字

韋音盧和如字又作蘇鄭云和讀曰涇治直吏反下同

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

功可藝藝與厥土青黎傳色青黑而沃壤私反馬云小疏也

平互言耳厥土青黎傳色青黑而沃壤私反馬云小疏也

疏傳色青黑而沃壤正義曰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厥田惟

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傳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

傳田地至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

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

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

傳璆玉名鏤剛鐵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鐵

天結反鏤璆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

婁豆反疏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

熊羆狐狸織皮傳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熊音雄羆彼宜反如

例疏傳貢四至金罽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

反貢四獸之皮釋言云羆罽也舍人曰羆謂毛罽也胡人績

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羆為罽織毛而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

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于河傳西傾山名桓水是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

上曰河傾窺傳西傾至曰河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

并反疏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

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水也地

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

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

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河入于渭

亂于河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自所治正絕流

真案 七之一 典故 二

日亂音謂。渭傳越。沔至日亂。正義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自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按黑水即大金沙江詳載旅途及藝文中蔡即蜀之峨眉旁有蔡戎故名蔡蒙即滇之蒙岳夷語坡陀為和則滇蜀胥是也周合梁于雍已引入王畿大抵秦蜀滇與今之西藏皆屬雍州緬甸自古近交趾當屬揚黔近湖湘當屬荆益州乃漢所益史漢猶得其略至宋人坐井談天愈辯駁而愈支離可發一歎矣

史記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西爨中徐廣曰羌之別發種也音扶逼反

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軍興法也誅

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

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

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誦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

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闔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

之君西翹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踵喁喁然皆爭歸

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籩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

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顧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喻曉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無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

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

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

徼通零關道

徐廣曰越嶲有零關縣

橋孫水

韋昭曰為孫水作橋

以通邛都還報天

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

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

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

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

徐廣曰元光六年也

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

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

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驩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

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夔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

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汎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澹菑徐廣曰漉一作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甯甯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皮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肢腫也一作腠音奏膚理也肢音魁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齷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

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毛詩傳曰濱涯也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

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盍夫為之垂涕

徐廣曰盍音戾

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

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

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

徼特何鏤零山

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逃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

遐邇一體中外禔福

徐廣曰提作禔音支

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

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

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

徐廣曰咸一作函駟案韋昭曰咸同於五

帝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鷓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
王之上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
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忘請以
身先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相如既至滇于是葉榆張叔盛覽渡若水梁孫原從之受學
若水即金沙江孫原在永北元謀間斯二人要必先有所得
而后親賢慕道如是其切也惜乎列組歌合錦賦及賦心四
卷俱無可考矣彼炙名儒之光而弁髦視之者不為盛張所
竊笑哉

前漢書

西夷君長呂十數夜郎最大

師古曰後為縣屬牂牁郡

其西靡莫之屬呂十

數滇最大

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

自滇呂北君長呂十數邛都最大

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

此皆椎結

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髻字

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

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呂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

號後為縣屬益州郡

名為雋昆明

師古曰雋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在西南即今之南甯

州諸蠻所居是其地也雋音髓

編髮

師古曰編音步典反

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

可數千里自雋呂東北君長呂十數徙都最大

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

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荏音材各反

自作呂東北君長呂十數冉駹

最大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驪音尤

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師古曰土著謂

有常處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畧反

在蜀之西自驪呂東北君長呂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

踏將兵循江上

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驪音居畧反

畧巴黔中呂西

師古曰黔中郎

今黔州是其地

莊躡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方三百里

師古曰地

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流故云滇池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

師古

日池旁之地也

呂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廼呂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呂長之

師古曰為其長帥也

秦時嘗類

畧通五尺道

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

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

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工鈞反

巴蜀民

或竊出商賈取其邛馬棘僮旄牛呂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

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呂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

曉南粵

師古曰番禺蒲何反風讀曰諷

南粵食蒙蜀枸醬

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根長

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為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赤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岩渠則

有之食讀曰飢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

師古曰道由此而來也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師古曰番禺音安反禺音隅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

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

足呂行船南粵呂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

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

里名為外臣實一州至今呂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

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舩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

呂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呂

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苻關入遂

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厚賜諭呂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

為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呂為漢道險終不

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呂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棘

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苻可置郡使相如呂

中郎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

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師古曰饒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

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飢也離遭也餓音能賄及西南夷又數反發兵

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焉還報

言其不便及宏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宏等因言

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

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縣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

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

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

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

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隙而出也指

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嘗羌滇王名四歲餘皆閉

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明所閉塞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呂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

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

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

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

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

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

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呂為夜郎

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柞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

吏呂邛都為粵雋郡柞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

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呂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師古曰風讀曰調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

仗未肯聽師古曰仗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仗音直亮反勞莫數侵犯使者

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呂兵臨滇滇王

始首善呂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滇舉

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呂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

曰為之長帥西南夷君長呂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

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

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遣水衡都

尉發蜀郡犍為犍命萬餘人師古曰犍古奔字擊牂柯大破之

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

音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

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

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亡波

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鈞音鉅于斬首捕虜有功其

立亡波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

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間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與大

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

卧侯俞孟康曰漏卧夷邑名後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牂柯

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呂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

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

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

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

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靜有變迺聞如此則

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

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

起狂勃之心遠藏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

而殺守尉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

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

練士馬師古曰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

者在我為要於敵為

害也調音徒鈞反 選任職太守往呂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

呂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呂勞中國師古曰猶若也

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呂先帝所立累世之功

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

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

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蠻夷畏

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

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召興興將

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

具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呂興頭示之皆

反師古曰釋兵降師古曰鈞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

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

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

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呂誘其眾師古曰間都尉萬

年日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引兵獨進敗走趨還營師古

日趨讀曰趣趣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都尉

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

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呂立為

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徙為天水大

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

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呂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

名也邯音酣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

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

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呂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

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宵始將軍廉丹與庸

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

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

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按昭帝以下乃班固自撰前皆直抄史記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周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楚之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惟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蒟醬後掬剽分二方卒為七郡予東皖上檀默齋云同是楚人滇較遠采詩知不薄菰蘆默齋託之典故自在諸史中惜不考耳

後漢書

滇王者莊躄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呂其地為益州郡割牂柯越雋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呂屬之此郡有池周圍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怵怵奢侈也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雋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畧吏人莽遣甯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尅而還呂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

通澗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
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昌封侯齊遂不
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
侯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

蠶與姑復櫟榆撻棟連然滇池建恰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復姑

縣屬越嶲郡餘六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縣屬犍

縣並屬益州郡也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

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瀘水一名若

外經朱提至棘道入江在今嶺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度瀘言其艱

苦也群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

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

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

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

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

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

蜀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

白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

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尅朝議昌為郡在邊外蠻

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郡李融建策討伐乃拜

融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融卒

後夷人復叛呂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鄉米斛萬錢

漸呂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千云少年未多年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

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

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

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

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曰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曰

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曰為

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自此以上並見風俗

通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

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

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曰來未嘗交

通中國建元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箬音蒲佳反縛竹木為箬以當

也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芘芘音多其種今見在鹿芘人弱為所擒獲於

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箬船沈沒哀

牢之眾溺死數十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曰攻鹿芘鹿芘

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

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
今攻鹿麥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
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
十九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
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
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
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呂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
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
都尉居嶲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
嵩唐比蘇樸榆
邪龍雲南也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滄水華陽國志
曰博南縣

西山高三十里越
之度蘭滄水也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

津度蘭滄為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

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

繡蜀毼蜀解見李恂
傳毼未詳帛疊外國傳曰諸薄國女
子織作白疊花布蘭干細布華陽
國志

日蘭干
獠言紉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呂為布廣志曰梧桐
有白者剽國

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
毳淹漬緝織以為布也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呂覆亡

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見華陽
國志出銅鐵鉛錫

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
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虎魄廣雅曰
虎魄生

地中其土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
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

苓茯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太山有茯苓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徐衷

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孔雀

翡翠犀象猩猩貍獸鄺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

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為羣土

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觸子土人織草為屨數十輛相連結

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而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

嘗少許又取屨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屨子相

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

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猩猩啼而就擒

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貍色蒼白其皮温煖雲南

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見華陽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

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拜

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

斛且為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

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雋唐城太守

王尋奔牁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雋

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郡國志曰屬永昌郡也昆明

夷酋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

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為破虜傷邑侯永元六年郡徵外敦

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徵外蠻及揮國王

雍由調

揮音擅東觀
記作壇字

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

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徵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二千餘口
舉眾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甯元年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
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
跳丸數乃至干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
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
銀綵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

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汗澤因名為

邛池南人曰為邛河

在今雋州越雋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
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

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
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而餽之
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
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
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讎此後每夜輒
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
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宅無恙
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
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斐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
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為枕相贈嬰音側 後復
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雋水伐之曰為越雋郡 雋水源自今
雋州邛都縣
西南雋山前書地理志曰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禹同
言其越雋水以置郡故名焉
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 禹同山在今褒州陽波縣王褒
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
崖敬移金精神馬驥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
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

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畧與牂柯相類豪
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曰為軍侯更
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為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
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為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
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雋太守即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
益州夷路由越雋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
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呂勞軍因
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
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

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

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雋郡

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安漢縣屬巴郡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

堂安帝元初二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

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賦斂煩數五年以卷夷大

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久令遂久故縣今靡州界明年永昌益州及蜀

郡夷皆叛應之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

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

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牁榆擊之賊盛未敢進先呂詔

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
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
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
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
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
圖畫其像天子呂張翁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
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
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得安後順桓間廣漢馮
顯為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祚都夷者武帝所開呂為祚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
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

劉向

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
當歸羌活立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
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
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冢間暮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
鼎六年呂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

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

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

東觀記輔作輔
梁國甯陵人也

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

懷遠夷自汶山呂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鼓
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呂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

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詩周頌曰傳曰岐道雖僻

而人不遠韓詩辟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

險而人不難詩人誦詠呂為符驗今白狼王唐鼓等慕化歸

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山海經曰崆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

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笮故邛人萃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

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貧

苦採入度之難陽言詩人雖歎岐道之阻

母閔峻並坂名但呂文王之道人以爲

峭危甚於岐邛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

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

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

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解見陳禪傳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

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并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

夷言以為此注也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魏冒吏

譯平端劉脾不從我來支留聞風向化微衣隨旅所見奇異知唐多

賜繒布邪昆甘美酒食推潭昌樂肉飛蘇便屈申悉備局後蠻

夷貧薄龍讓無所報嗣度由願主長壽僧鱗子孫昌熾莫存遠

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皮尼日入之部且交慕義向化繩動

歸日出主路且聖德深恩聖德與人富厚魏菌冬多霜雪綜邪

夏多和兩荏邪寒温時適貌薄部人多有菌補涉危歷險辟危

真繁七之二典故

三

不遠萬里

莫受萬柳

去俗歸德

術疊附德

心歸慈母

仍路孽摸

遠夷懷德歌曰

荒服之外

荒服之儀

土地境垺

犁籍隣隣

食肉衣皮

阻蘇邪黎

不見鹽穀

莫碭麤沐

吏譯傳風

罔譯傳微

大漢安樂

是漢夜拒

攜負歸仁

蹤優路仁

觸冒險狹

雷折險龍

高山歧峻

倫狼藏幢

緣崖礮石

扶路側祿

木薄發家

息落服淫

百宿到洛

理憑髭雒

父子同賜

捕苗菌昆

懷抱匹帛

懷稟匹漏

傳告種人

傳言呼救

長願臣僕

陵陽臣僕

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

異獸目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

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

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

外汗衍種弁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

夷邑長令田

令姓田各

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毼

顧野王曰毼結毛為飾也即今馬及弓槊上纓毼也

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

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

郡國志零關道屬越巂郡

殺長吏益州

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

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

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

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日蜀郡屬國為漢

嘉郡

真繁

七之二

典故

三

范蔚宗曰若夫藏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瑋寶珠玉金碧珊瑚

虎魄之類莫不呈怪表麗雕被宮幄焉又其實蒙火毳馴禽封獸

之賦軫集于內府火毳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云有方有火山生不燼之木晝夜

火燃火中有鼠毛長二尺餘緝以作布用之若汗火燒之則清潔也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伎

列倡于門外豈柔服之道必足于斯然亦云致遠者矣靈夷

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

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算薄于羌狄凌暴之害不能深也故關

守永昌肇自遠離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豕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庚午

天中日師範補述

南中志

甯州晉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諸郡庾降都督治也南中在

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儻唐侯王國以十數

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建安十九年劉先主定蜀遣

安遠將軍南郡鄧方以朱提太守庾降都督治南昌縣輕財果

毅夷漢敬其威信方卒先主問代於治中從事建甯李恢對曰

西零之役趙充國有言莫若老臣先主遂用恢為都督治平夷

縣先主薨後越儻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

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鄭昂更以蜀郡張裔為太守闓假鬼

真繫

七之一

典故

三

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遙用闔爲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闡爲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際牂牁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丞相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巂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蜀郡常頌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曉喻闔闔荅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頌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褒因殺頌爲亂益州夷復不從闔使建甯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蟠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

不夷以爲然皆從闔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筰卑水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闔及士庶等孟獲代闔爲主亮旣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

也邊民長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爲建甯以李恢爲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分建甯越巂置雲南郡以呂凱爲太守又分建甯牂牁置興古郡以馬忠爲牂牁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軍號飛口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暹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矣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甯爨習朱提孟琰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

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都督常重用人李恢卒後以蜀郡太守犍爲張翼爲都督翼持嚴法不得殊俗和夷帥劉胄反徵翼以馬忠爲代忠未至翼進攻戰方略資儲羣下懼翼曰吾方臨戰場豈可以緦退之故廢公家之務乎忠至承以滅胄蜀賜翼爵關內侯忠在南柔遠能邇甚垂惠愛官至鎮南大將軍卒後南人爲之立祠水旱禱之以蜀郡張表爲代加安南將軍又以犍爲楊義爲參軍副貳之表後以南郡閻宇爲都督南郡霍弋爲參軍弋甚善參毘之禮遂代宇爲監軍安南將軍撫和異俗爲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漢安之及晉世因仍其任時

交趾不附假弋節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令官和
解夷人及適罰之皆依弋故事弋卒子在龔領其兵和諸姓晉
以巴西太守吳靜在官數年撫卹失和軍司鮮于嬰表徵靜還
嬰因代之泰始六年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爲甯州嬰爲刺史
咸甯五年尙書令衛瓘奏兼并州郡太康三年罷甯州置南夷
以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
行事每夷供貢南夷府入牛金旃馬動以萬計皆豫作忿恚致
校尉官屬其供郡縣亦然南人以爲饒自四姓子弟仕進必先
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

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
耆老便爲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
半引夷經與夷爲姓曰遑耶諸姓爲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
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執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
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俗徵
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
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
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郵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
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

校尉至齋以呈詣動亦如之毅後永昌呂祥爲校尉祥後數人
李廣漢從雲南犍爲郡守爲校尉久之建甯太守巴西杜俊未
提太守梓潼雍約懦鈍無治政以賄成賧奪大姓鐵官令毛詵
中郎李叡部曲致詵弟耐罪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幹
弟爲功曹分當察舉而俊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子炤孝廉不
禮猛猛等怨之大安元年秋詵叡猛逐俊以叛猛遺之書曰昔
魯侯失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踵古人見
賢思齊足下箕帚枉慚吾郡亦逐約應之作亂衆數萬毅討破
之斬詵首叡走依遑耶五茶夷帥于陵承猛箋降曰生長遐荒

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略地涪濱冀
北斷褒斜東據永安退考靈符晉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
表革面歸罪有司毅惡其言遂誘殺之行部永昌從事江陽孫
辨上南中形勢七郡斗絕晉弱夷強加其土人屈塞應復甯州
以相鎮慰冬十一月丙戌詔書復置甯州增統牂牁益州朱提
合七郡爲刺史加龍驤將軍進封成都縣侯二年于陵承詣毅
請恕叡罪毅許之督至郡下以爲詵叡破亂州土必殺之毅不
得已許諾及叡死于陵承及詵猛遑耶怒扇動謀反奉建甯太
守巴西馬恢爲刺史燒郡僞發毅方疾作力出軍初以救恢及

聞其情乃殺恢夷愈強盛破壞郡縣役吏民會毅疾甚軍連不利晉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牁半亦爲夷所困虜夷因攻圍州城毅但併力固孤城病篤不能戰討時李特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毅上疏陳謝不能式遏寇虐疾與事遇使虜遊魂兵穀旣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必不垂矜憂乞請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爲戮積四年光熙元年春三月毅薨子釗任洛還赴到牂牁路塞停住交州文武以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領州事秀初適漢嘉太守廣漢王載載將家避地在南故共推之又以載領南夷龍驤

參軍秀獎厲戰討食糧已盡人但茹草炙鼠爲命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首尾三年釗乃得達丁喪文武復逼釗領州府事毅故吏毛孟等詣洛求救至欲自刎懷帝乃下交州使救助之以釗爲平寇將軍領南夷護軍遣御史趙濤贈毅少府謚曰武侯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咨以援之朝廷以廣漢太守魏興王遜爲南夷校尉甯州刺史代毅自永嘉元年受除四年乃至遙舉建甯董敏爲秀才郡久無太守功曹周悅行郡事輕敏不下其板遜至怒殺悅悅弟秦臧長周昂合夷叟謀以趙濤父混昔爲建甯有德惠欲殺遜樹濤遜誅之并殺濤夷晉莫不

惶懼表釗爲朱提太守治南廣禦雄時荒亂後倉無斗粟衆無
一旅官民虛弱繩紀弛廢遜惡衣菜食招集夷民夷徼厭亂漸
亦返善勞來不怠數年克復以五茶夷昔爲亂首圖討之未有
致罪會夷發夜郎莊王墓遜因此遂討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
千落威震南方官至平西安南將軍又兼益州刺史加散騎常
侍封褒中伯而嚴猛太過多所誅鋤犍爲太守朱提雷炤流民
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牂牁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建甯爨量與
益州太守李易梁水太守董懂保興古槃南以叛雄遣叔父驤
破越巂伐甯州遜使使督護雲南姚岳距驤於堂螂縣違遜指

授雖大破驤不獲太興四年遜發病薨州人推中子堅領州事
永昌元年晉朝更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爲甯州刺史南夷校
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不理咸和八年遂爲雄弟壽
所破獲南中盡爲雄所有惟牂牁謝恕不爲壽所用遂保郡獨
爲晉官至撫夷中郎將甯州刺史冠軍是歲咸和八年也

師範曰吾讀常道將南中志而愈歎諸葛公之德如此其深
且遠也當是時蜀得漢郡之一吳得四五魏得七八自公經
營南中收用其豪傑簡料其士馬而師以武轉輸其貨貝儲
峙其倉廩而國以富不獨視作苑囿且仗爲庫藏遂克支撐

吳魏而不至太血卽姜伯約之九伐猶有所資焉迄晉則不然雖以李毅之貞王遜之幹姚岳之勇謝恕之忠俱不能救其破敗夫堯有劉累而後龍可擾宣有梁鴛而后虎可馴否則虺蜴蝮蝎亦將肆其毒矣雍闓之答李嚴李猛之啓李毅頗有左國風致使以正用之詎出呂季平下哉志載所轄郡十四縣六十九而會無臺登定祚三絳卑水猶在其外宋梁齊陳隋雖隸職方而威令不行至唐天寶遂割爲異域張虔陀楊國忠其百世之罪人也夫庚午天中後一日補記于吉水鎮宋氏書屋時賽屈大夫雲車風馬令人肅然起敬也

唐書

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巒詔越析詔浪穹詔遙賧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巒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王坐東嚮其臣有所陳以狀言而不稱臣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昶猶卿爾也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

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首望曰正首望曰員外首望曰大軍將曰
員外猶試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
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
清平官首望大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
馬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亦清平官首望大軍將兼之曰爽酋
曰彌勤曰勤齊掌賦稅曰兵獮司掌機密大府主將曰演習副
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
覽小府主將曰幕撫副曰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有陀西若判
官大抵如此凡調發下文書聚邑必占其期百家有總佐一千

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一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
雙上戶三十雙以是而差壯者皆爲戰卒有馬爲騎軍人歲給
韋衫袴以邑落遠近分四軍以旗幟別四方面一將統千人四
軍置一將凡敵入境以所入面將禦之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
苴草帶也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草銅盾而跣
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望其蠻者在蘭滄江西男女
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服鞮鍪皆插旄牛尾馳突
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清平子弟爲羽儀王左右有羽
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

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日議事
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有內算官代王裁處外算
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
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驗夷語驗若州曰雲南
驗白厓驗亦曰勃弄驗品澹驗邊川驗蒙舍驗大釐驗亦曰史
驗苴咩驗亦曰陽驗蒙秦驗矣和驗趙川驗祁鮮山之西多瘴
歊地平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閱
二旬而蠶織錦縑精緻大和祁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
如絮組縷而幅之覽驗井產鹽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輒滅竈

昆明城諸井皆產鹽不征郡蠻食之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
材上屈兩向而下植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名曰暝弓長川諸
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麩越睽之西多薦草產善
馬世稱越睽駿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糜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
日馳數百里王出建八旗紫若青白旂雉雲二有旄鉞紫囊之
翠蓋王母曰信麼亦曰九麼妃曰進武信麼出亦建八旗絳旂
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尙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
波羅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婦人不粉黛以蘇澤
髮貴者綾錦裙襦上施錦一幅以兩股辮爲鬢髻耳綴珠貝瑟

瑟虎魄女媖婦與人亂不禁婚夕私相送已嫁有姦者皆抵死俗以寅爲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膾魚寸以胡瓜椒菽和之號鵝闕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盞勸醕以繒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爲一覓師行人齎糧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法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專于農無貴賤皆耕不繇役人歲輸米二斗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龍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龍生獨邏亦曰細奴邏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閻武后時盛炎身入朝妻方

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育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閻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閻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閻未有子時以閻羅鳳爲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閻遂不改開元末皮邏閻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坡陀爲和故謂大和以處閻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閻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徵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曰弁羣蠻遂破吐蕃浸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洱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閻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

賜良異七載歸義死閻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初安甯城有五鹽井人得煮鬻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甯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閻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嶺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閻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厓城大敗引還閻羅鳳

歛戰鬪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被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主涉海而疲死相踵于道宓敗於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閻羅鳳因之取嶺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梟于贈西而降尋傳驃諸國尋傳蠻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生食其肉戰則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作檻舍以居男女多無田

農以木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卽仆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搯括大厯十四年閣羅鳳以鳳迦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略知書母李獨錦蠻女也獨錦蠻亦烏蠻種在秦藏川南天寶中命其長爲歸州刺史世與南詔婚聘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人寇與吐蕃并力一趨茂州踰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叩邛邽關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工伎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于是進陷城聚人率走山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斬首六千級擒生捕傷甚衆顛踣崖峭且十萬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袤十五里吐蕃封爲日東王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堠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故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嵩州破爲所虜閣羅鳳重其純儒號蠻利俾教子弟得筆榜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爲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恠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皋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皋時貞元四年也皋乃遣謀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子爲質異牟尋愈怨後

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趨成都遺臯帛書曰異牟尋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爲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繇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覺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汗皆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訥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爲我有此四忍也今吐

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媮生實汗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并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爲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紿百情懷惡相戚異牟尋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

能爲疆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且贈皋黃金丹砂皋
護送使者京師使者奏異牟尋請歸天子爲唐藩輔獻金示順
表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皋遣謀往覘皋令其屬崔
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牂柯使者服
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
陳燎佐時卽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
拜受命使其子閣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
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
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段南羅趙迦寬隨佐時入朝初

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
寡弱以五千人行許之卽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于
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
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
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明年夏六月冊異牟尋爲南
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龐頎副之崔佐時
爲判官俱文珍爲宣慰使劉幽巖爲判官賜黃金印文曰貞元
冊南詔卽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
迎之金鏤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鞘

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于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且授冊異
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使東向冊使南向乃讀詔冊相者引
異牟尋去位跽授冊印稽首再拜又授賜服備物退日開元天
寶中曾祖及祖皆蒙冊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
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爲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
馬頭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
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
茲音聲二列今喪亡畧盡唯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
前滋授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爲西南藩屏
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滋還復遣
清平官尹輔曾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刃生金瑟瑟牛
黃琥珀氎紡絲象犀越睽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
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
以毒藥并治取逆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
鐸首傷人卽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異
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竝虜其王
置白崖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蠻掠弄棟蠻漢
裳蠻以實雲南東北施蠻者在鐵橋西北居大施睽斂尋施男

子衣繒布女分髮直額爲一髻垂後跣而衣皮順蠻本與施蠻雜居劔共諸川咩羅皮鐸羅望旣失遼川浪穹奪劔共地由是徙鐵橋在劔睽西北四百里號劔羌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類澤男女衣皮俗好飲酒歌舞茫蠻本關南種茫其君號也或呼茫詔永昌之南有茫天連茫吐薁大睽茫昌茫鮮茫施大抵皆其種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齒衣青布短袴露髻以繒布繚腰出其餘垂後爲飾婦人披五色婆羅籠象纜如牛養以耕弄棟蠻白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鄙地昔爲哀州有首領爲刺

史誤殺其參軍挈族北走後散居磨些江側故劔共諸川亦有之漢裳蠻本漢人部種在鐵橋惟以朝霞纏頭餘尙同漢服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遼川甯北等城當寇路乃峭山深塹修戰備帝許出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于皋皋辭固請乃盡舍成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雋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爲虜所脅反爲我患請皋圖之時唐兵比歲屯京西朔方大峙糧用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死新君立皋揣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萬全愈于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雋州扼西

瀘吐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它年吐蕃大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闕衆治道將以十月圍嶺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攘都羅爲都統遣尙乞力欺徐濫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臯相聞臯命部將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亢榮朝以萬人屯黎州韋良金以二萬五千人屯嶺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過俄準添城者南詔供饋吐蕃引衆五萬自曩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嶺州異牟尋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臯報嶺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

蠻庸敢懷貳乎異牟尋乃檄東磨些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融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臯將擊破之萬波與籠官拔融城以來徙其人二千于宿川臯將扶忠義又取末恭城俘擊牛羊千計贊普大將旣煎讓律以兵距卜貢川一舍而屯國師馬定德率種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輸煎者贊普乞立贊養子當從先贊普殉亦詣忠義降于是虜氣衰軍不振欺徐濫鑠至鐵橋南詔毒其水人多死乃徙納川壁以待是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掎角亦不敢圖南詔臯令免按兵嶺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

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諭妄熱誘瀘諸蠻復城
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皋部將杜毘羅狙擊
十七年春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虜保鹿危山毘羅伏以待
又戰虜大奔于時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
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嶺州患未艾
常爲兩頭蠻挾唐爲輕重謂南詔也會虜薦飢方葬贊普調斂
煩至是大料兵率三戶出一卒虜法爲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
入南詔乃大懼兵戍納川故洪諾濟臘聿賚五城欲悉師出西
山劍山收嶺州以絕南詔皋卽上言京右諸屯宜明斥堠蚤歛

田邠隴焚萊可困虜入皋遣將邢毘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趙昱
萬人戍黎雅州異牟尋謂皋曰虜聲取嶺州實窺雲南請武免
督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二萬
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皋深鈔賊鄙分虜勢皋表
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
聞虜破麟州皋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
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甯涇原軍
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
克城七焚塚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

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
惟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帝遣中人尹偕慰異牟尋而吐蕃
盛屯昆明神川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元和
三年異牟尋死詔太常卿武少儀持節弔祭子尋閣勸立或謂
夢湊自稱驃信夷語君也改賜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勸龍晟立
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爲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
勸利詔少府少監李銑爲冊立弔祭使勸利德嵯巔賜氏蒙封
大容蠻謂兄爲容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趨
敢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

節臨冊豐祐遣洪成酋趙龍些楊定奇入謝天子於是西川節
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鄣候弛沓相蒙時大和三年也嵯巔乃悉
衆掩取戎巔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資居人市不擾
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
逐嵯巔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
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明年上表請
罪比年使者來朝開成會昌間再至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
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
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佉苴三千助守然朝貢

猶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廉豐祐怒卽慢言索質子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死坦綽酋龍立志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鄴呂王寬代之明年攻邕管經略使李宏源兵少不能拒奔蠻州南詔亦引去詔殿中監段文楚爲經略使數改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南詔知邊人困甚剽掠無有不入寇杜悰當國爲帝謀遣使者弔祭示恩信并詔驃信以名嫌冊命未可

舉必易名乃得封帝乃命左司郎中孟穆持節往會南詔陷嶺州穆不行安南桃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縮洞首領李由獨主之歲歲戍邊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罷防冬兵六千人謂由獨可當一隊遏蠻之入蠻酋以女妻由獨子七縮洞舉附蠻王寬不能制三年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懼畏不敢出會詔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襲功有所欲沮壞之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倖功多聚兵耗餽運請還戍兵惜財用襲執不可願留五千兵累表不報卽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死狀朝廷昏肆不省也京還奏得意甚復詔爲宣慰安撫使卽

建析廣州爲嶺南東道邕州爲西道以龔象蔭巖爲隸州乃拜京西道節度使京福伎貪克峻條令爲炮熏剝斫法下愁毒爲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使印召鄉兵比道軍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節度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龔請救發湖荆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擣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龔按軍海門詔鄭愚分兵禦之龔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思僭麻光高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龔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龔闔宗死

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龔印走度江荆南兵入東鄂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帝見輸發頻罷遊幸不奏樂宰相杜悰以爲非是止之南詔稍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會康承訓自義成來朝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兵萬人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往六月置行交州於海門進爲都護府調山東兵萬人益戍以容管經略使張茵鎮之因命經略安南茵逗留不敢進安南之陷將吏遺人多客伏溪洞詔所在招還揀卹之免安南賦入二年韋宙請分兵屯容藤

披蠻勢五年南詔回掠巂州以播西南西川節度使蕭鄴率屬
蠻鬼主邀南詔大度河敗之明年復來攻會刺史喻士珍貪獍
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
而士珍遂臣于蠻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
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
易調發詔可夏侯孜亦以張茵懦不足事悉以兵授高駢駢以
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質畜
走酋龍遣楊緝思助酋遷共守安南以范昵些爲安南都統趙
諾眉爲扶邪都統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鬪斬其將

張詮李滂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
乘之超堞入斬酋遷昵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初酋龍遣
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辭曰
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請以敵國禮見福不許導譯五返日盱士
倦議不決福怒命武士捽辱之械繫於館俄而劉潼代福節度
卽挺其繫表縱還有詔召成等至京師見別殿賜物良厚慰遣
還國明年酋龍使楊酋慶等來謝釋囚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
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巂七州爲定邊軍建
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卽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

距成都才五舍嵩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哀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又欲激蠻怒幸有功乃殺酋慶等旣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逞會召還以竇滂代之滂沓冒尤不法誅責苛纖甚師望時蠻役未興而定邊已困酋龍怨殺其使十年乃入寇以軍綴青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峽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遣充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酋龍乃身自將督衆五萬侵嵩州攻青溪關屯將杜再榮絕大度河走諸屯皆退保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裴回陵榮間焚廬舍掠糧

畜薄嘉州刺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殺忠武將顏慶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攻杜再榮滂自勒兵戰酋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桴爭岸譟而進滂不知所爲將自殺武甯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卻滂乃遁全緒殿而行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邛峽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儲貲峙械皆亡矣酋龍進攻成都次眉州坦綽杜元忠日夜教酋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王偃中人張思廣約和蠻疆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酋龍而還蠻次新津耽復遣副

譚奉祀好言申約蠻留之耽畏援軍未集卽飛請天子降大使
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爲和蠻使蠻本無謀
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虻結蠅營怙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
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閭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兩
則冒箕盂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掉溺死者或
筓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棺卽共坎瘞故瀘州刺史楊慶復爲
耽治攻具蘭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篔格夜列炬照城守具
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爲長刀巨槌斧分左右番休日隸
于軍士心侈欲鬪而酋龍自雙流徐行內欲報董成之辱因給

耽請上介至軍議事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杜元忠議和元
忠妄言帝見耽請具車蓋葆髮槃未能決還蠻以三百騎負幄
幕來大言日供帳隋蜀王廳事爲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馳去蠻
稍前薄外郛於是游奕使王晝督援兵三千屯毘橋竇滂亦以
其軍自導江來將與大軍掎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卽保廣漢
自以失定邊覬成都陷得薄其非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
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
耽城下蒔葦稻瀦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
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有民

滇擊
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蠻以雲梁鷲
車四面攻士叫譟鷲車未至陴者以巨索鉤係投膏炬車焚箱
間蠻卒盡死耽遣李璿張察率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徹
民部落爲蓬籠如車輦下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丈匿蠻其內
以穴墉楊忒以甕貯糞瀦波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
然南詔負衆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將擊錦樓衆失色耽遣
將出三面苦戰蠻引却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衆齊奮城上
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支詳遣謀與
約好且謂耽母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譟開

門士爭出迎軍南詔搏戰不解日入判官程克裕以北門兵二
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遺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
支詳詳陳所齎植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
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
詐母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旦乃覺卽積
焚火于壩蠻皆死穴中以鐵絙曳雲輜仆之燎作少選盡益固
守是時帝遣東川節度使顏慶復爲大度河制置劍南應接使
兵次新都博野將曾元裕敗蠻兵斬二千級南詔騎數萬晨壓
官軍以騁大將宋威以忠武兵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尾南詔

退屯星宿山威進戍沱江酋龍遣酋望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趣蠻壁燒攻具殺二千人爲南詔所躡卻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毘橋不勝趨沱江爲伏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酋龍坦綽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遷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兩矢射王師威疏軍行嚮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徹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僞和以紓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卽斷梁接隆緩驅

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保邛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蠻俘華民必劓耳鼻已縱之旣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八慶復之來衆以其弟慶師死於蠻必甘心及成都不破以已功輕乃按軍廣溪縱殘寇人人切齒初成都無隍塹乃教耽濬隍廣三丈作戰棚于陣列左右屯營營別五區區卒五十時皂莢夾壕後三年合拱又爲大旛連弩自是南詔憚之酋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已者皆斬兵出無甯歲諸國更讎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十四年坦綽復寇蜀組舟大度河以濟爲刺史黃景復擊卻之衆循河而南夜桴上流兵夾攻

瀕水諸屯景復敗走還黎州蠻躡追爲景復所敗會蠻踵來還
攻大度河仆旗息鼓請曰坦綽欲上書天子白寃事戍兵信之
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邛州成都
大震人亡入玉壘關士乘城坦綽遣使者王保成等四十人齎
驃信書遺節度使牛叢欲假道入朝請憇蜀王故殿叢欲許之
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辭甘詐我也請斬其使留二人還書
叢因責之曰詔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爲一
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乃自絕王
命且蛇雀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比成都以武備未

修故令爾突我疆場然毘橋沱江之貽積附城不四年復來
今吾有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人爲軍十軍爲部驍將主之
凡部有疆弩二百鑄斧輔之勁弓二百越銀刀輔之長戈二百
掇刀輔之短矛二百連鎚輔之又軍四面面有鐵騎五百悉收
芻薪米粟牛馬犬豕清野待爾吾又能以旁騎略爾樵采我日
出以一部與爾戰部別二番日中而代日昃一部至以夜屯月
明則戰黑則休夜半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殺敵爾乃晝夜戰不
十日惜且死矣州縣繕甲厲兵犄角相從皆蠻之深讎雖女子
能齟齬薄賊况疆夫烈士哉爾祖嘗奴事西蕃爲爾仇家今顧

臣之何恩讎之戾邪蜀王故殿先世之寶宮非邊夷所宜舍神怒人憤驃信且死叢猶火郊民室廬觀閣嚴兵爲固守計坦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懼奔荆南會僖宗立遣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往使俄攻黎州景復擊走之乾符元年劫略嵩雅間破黎州入邛峽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饑窮乏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峽關復取黎州

南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河之敗斬以徇戍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略判官杜驤爲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故酋龍使奉書丐和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龍尾城問爾罪酋龍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酋龍不肯拜使者遂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人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駢結吐蕃尚延心盟未魯禱月等爲間築戎州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料壯卒

爲平夷軍南詔氣奪酋龍恚發疽死僞謚景莊皇帝子法嗣改元貞明承智大同自號大封人法年少好畋獵酣逸衣絳紫錦罽鏤金帶國事顛決大臣乾符四年遣陀西段瑋寶詰邕州節度使辛讜請修好詔使者荅報未幾寇西川駢奏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韜吏部侍郎崔澹醜其事上言遠蠻畔逆乃因浮屠誘致又議和親而駢徙荆南持前請不置宰相鄭畋盧攜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駢徙荆南持前請不置宰相鄭畋盧攜爭不決皆賜罷辛讜遣幕府徐雲虔攝使者往覘到善闡府見騎數十曳長矛擁絳服少年朱緇約髮典客伽陀酋孫慶曰此

驃信也問天子起居下馬揖客取使者佩刀視之自解左右鈕以示乃除地剗三丈版命左右馳射每一人射法驃馬逐以爲樂數十發止引客就幄俛子捧瓶盃四女子侍樂飲夜乃罷又遣問客春秋大義送使者還是時駢徙節鎮海勅澹等沮議帝蒙弱不能曉下詔慰解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上言蠻蓄鳥獸心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尚貴主失國家大體澹等議可用臣請募義征子率十戶一保願發山東銳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爲奴久之帝手詔問安潛和親事荅曰雲南姚州譬一縣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彼且妄謂朝廷畏怯無能爲脫

有它請陛下何以待之且天宗近屬不可下小蠻夷臣比移書
不言舅甥黜所僭也有如蠻使者不復至當遣謀人伺其隙可
以得志南詔知蜀彊故襲安南陷之都護曾袞奔邕府戍兵潰
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
厚駢乃譎說帝曰陛下初卽位遣韓重使南詔將官屬留蜀甚
年費不貲蠻不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招盟未繕甲訓兵蠻夷震
動遣趙宗政入獻見天子附驃信再拜雲虔之使驃信答拜其
於禮不爲少宣宗皇帝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
年內庫貨積如山戶部延資充滿故宰相敏中領西川虛錢至

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
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
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瘴癘燎骨傳灰人不
念家亡命爲盜可爲痛心前年留宗政等南方無虞及遣還彼
猶冀望蒙法立三年比兵不出要防其畜力以間我虞今朝廷
府庫匱甲兵少牛叢有北兵七萬首尾相衝不能救况安南客
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
以縻服蠻夷內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
主許婚拜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爲雲南使大理司直徐雲虔

副之內常侍劉光裕爲雲南內使霍承錫副之及還具言驃信誠款以爲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中和元年復遣使者來迎主獻珍怪羶罽百牀帝以方議公主車服爲解後二年又遣布燮楊奇肱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譙爲禮會五禮使徐雲虔副之宗正少卿嗣號王約爲婚使未行而黃巢平帝東還乃歸其使法死僞諡聖明文武皇帝子舜化立建元中興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後中

國亂不復通先是有時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時傍母歸義女也其女復妻閣羅鳳初咩羅皮之敗時傍入居遼川州誘上浪千餘勢稍張爲閣羅鳳所猜徙置白崖城後與矣川羅識詣神川都督求自立爲詔謀洩被殺矣川羅識奔神川都督送之羅些城

師範曰此宋景文唐書中南詔傳也蓋撮樊綽袁滋竇滂徐雲虔之所撰而成文宏深奧衍古色斑斕獨惜修志者拘牽俗例采掇多遺茲特全錄之以關固陋者之口又查權德輿異牟尋授冊禮畢賀表云中使奉宣進止節度使章梈奏得

冊南詔副使龐頊狀云異牟尋以十月二十七日受冊禮畢
迎候祇應皆竭深誠又冊命之時天宇清朗者伏以聖澤所
覃殊方卽敘奉使臣之禮遠稟綏懷當錫命之時盡其誠敬
變西南陰晦之候感天地休嘉之祥此皆睿渥遐宣上元降
祉永甯萬寓守在四夷臣等忝備台司不勝大慶謹奉狀陳
賀以聞時貞元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先是李泌亦諫德
宗云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招雲
南則可斷吐番右臂乃繼韋皋者俱貪懦遂釀酋龍之變入
成都覆安南而唐迄不振人材之所係重矣按趙隆眉楊奇
鯤段義宗之入朝迎主也以帝旣遣使許婚且以宗王重其
事乃止而酖之堂堂中國作此狡獪其可鄙甚於降女至鄭
回降而異牟尋棄吐番土珍降而李自孝爲內應相去豈第
什百哉庚午夏倪迂存囑補權公文並爲書此

滇史

皮羅閣承父志欲併吞五詔遂與張建成謀之建成曰蒙鶴越
析遠隔異壤欲越三浪而取之浪宵遼賅施浪總名浪人故稱三浪勢難且二詔
强大未易服宜先假通好後引強兵力攻三詔三詔歸我二詔
不足平矣皮羅閣深然其計

建成又曰六詔同為唐臣非請于朝頓廢之愚見討今劍南節
度使王昱奸利先賂寶貨必為我請然後動兵無不濟也乃令
人賚金寶厚賂王昱密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

皮羅閣既得朝命先密遣人說二詔蒙鶴詔嚮負首死無子弟

法陽照立陽照死照原嗣其地連吐蕃嘗慮虜侵之而南詔方以破吐蕃受賞只得從之以子原羅爲質皮羅閣又遣人至越析講好越析詔波衝也地最廣兵最强素爲南詔畏忌而波衝妻美而姪豪酋張尋求烝之爲波衝所覺尋求懼誅遂與妻謀殺波衝王南詔使歸陳其事皮羅閣曰此弑逆大故朝當自討之無庸吾力卽以聞之王昱且曰請節度至姚州召而誅之一夫力耳王昱用其策嚴兵臨姚召尋求至鎮數其罪殺之尋求戮部落無主昱卽以麼些地畀南詔南詔不費一矢坐得花馬之國

波衝無子兄子曰于贈憤南詔奪其國力不能爭乃持故王所寶鐸鞘東北渡瀘邑于龍陞河纜百里卽雙舍也又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治兵聲欲報復還其故土

皮羅閣聞于贈叛去遣兵追之于贈樹壁攻不能克張建成曰此穹寇也今當有事三浪姑緩之皮羅閣乃回兵取浪穹浪穹遼賧相去止十五里及咩羅移遼川治大釐城與浪穹遠隔洱水皮羅閣恐其救浪穹以好言慰之咩羅皮惑之不來援

浪穹詔豐時也時已死傳子羅鐸羅鐸死傳子鐸羅望爲浪穹州刺史南詔兵至與戰不勝羅望挈其部退保遷義督羅魯城

卽波州更稱劍浪詔南詔遂并有浪穹之地

先是元宗勅首領鐸羅望書曰勅故姚州管內大酋長那傍時
嫡孫將軍鐸羅望卿之先祖輸忠奉國遽聞徂逝深愴于懷言
念邊人必藉綏撫又逼蕃界兼資鎮遏卿宜繼承先業以副朕
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計會就彼弔慰
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三百疋至宜領取秋中已涼卿
及首領已下并安平好遣書指不多及

皮羅閣旣破浪穹還兵乘咩羅皮不備以輕銳掩襲大釐破之
咩羅皮率其部復入遼賧據鍾山之險令人約浪穹施浪之衆

合兵以拒南詔

此時施浪因勢孤弱又令族人施各皮據石和城互爲羽翼而
皮羅閣始出兵時先令子閣羅鳳別引精騎攻虜施各皮施望
欠孤立故欲與咩羅皮合兵攻南詔然遼賧浪穹皆喪敗餘燼
施望亦懾息游魂南詔大兵臨之三浪望風瓦解兵各大敗南
詔席捲遼賧咩羅皮走保野共川而死其子皮羅鄧于川東十
里築城自固

施望欠旣敗南詔以兵脅降其部望欠不敢歸蒙次和村將攜
其族屬北走蕃又恐爲追者所獲問其部曰南詔何好或曰好

色君以愛女獻之必免望欠乃以族走永昌獻愛女以丐和皮羅閣許之望欠渡蘭江溺水死其弟施望干走吐蕃吐蕃立爲詔納之劍共與鐸羅望等雜居衆尚數萬人

皮羅閣破四詔惟蒙篤尚未加兵已而王照原喪明子又質于永昌國中無主部下將別立宗屬南詔謀曰王瞽更立強明蒙篤不易圖矣不若歸其子因令人隨往乘便圖之於是遣兵送原羅還國原羅歸衆共立以嗣其父居數月送往兵士劫殺照原南詔遣兵應之遂據有越篤今建昌而原羅復歸永昌自南詔併有蒙篤而土地開闢遂與吐蕃接壤乃使白蠻戍黎溪焉

皮羅閣雖滅五詔得其土地而各詔遺裔尚存浪穹之鐸羅望保有劍浪澄賧之皮羅鄧堅守德源至於施望干施各皮蒙篤之原羅固已屈伏然皆在宇下恐死灰復燃其心叵測乃于國中預設一樓極其華麗樓上陳設錦繡而中之戶牖板楯悉用松明每舉宴會卽與臣下登此樓飲酒盡歡至是年六月二十五日正值祭先之期令人招聚五詔遺酋同來助奠諸酋聞命不敢不來至期祭畢舉宴延衆登樓飲皆盡權須臾皮羅閣佯醉下樓擊鼓發火焚樓各詔之首領盡成煨燼南詔不復有遺患矣國人始悟樓不用松明之意滇俗于是夕點火滿衢巷名

曰星回節當亦紀勝相沿成俗云

南詔始爲此謀人無知者惟鄧賧詔妻慈善逆知其謀止無往

詔曰勢不可已婦乃作鐵釧約詔臂戒之而去既而果被焚佯

曰五詔醉失火焚死灰燼中各詔骸骨無從辨認獨慈善昇夫

屍而歸南詔聞其賢智欲逼娶之且曰爾來以汝爲進武進武夷言

也慈善佯許俟葬夫百日乃嫁葬畢遂閉城自固南詔發兵圍

之應曰某非忘夫事讐者三月食盡乃盛衣裝西向自縛于座

竟以餓死端坐而卒臨卒曰吾往訴夫寃于上帝南詔聞之悔

曰悞逼此貞婦乃旌其城曰德源城在鄧川州治東

師範曰皮羅閣計併五詔惟此備述其始末較別傳獨詳蓋

本之南詔通紀耳今思其故王昱卽已得賄苟奏而不許皮

羅閣雖狡曷敢有越厥志哉大抵國家之于邊隅勢分則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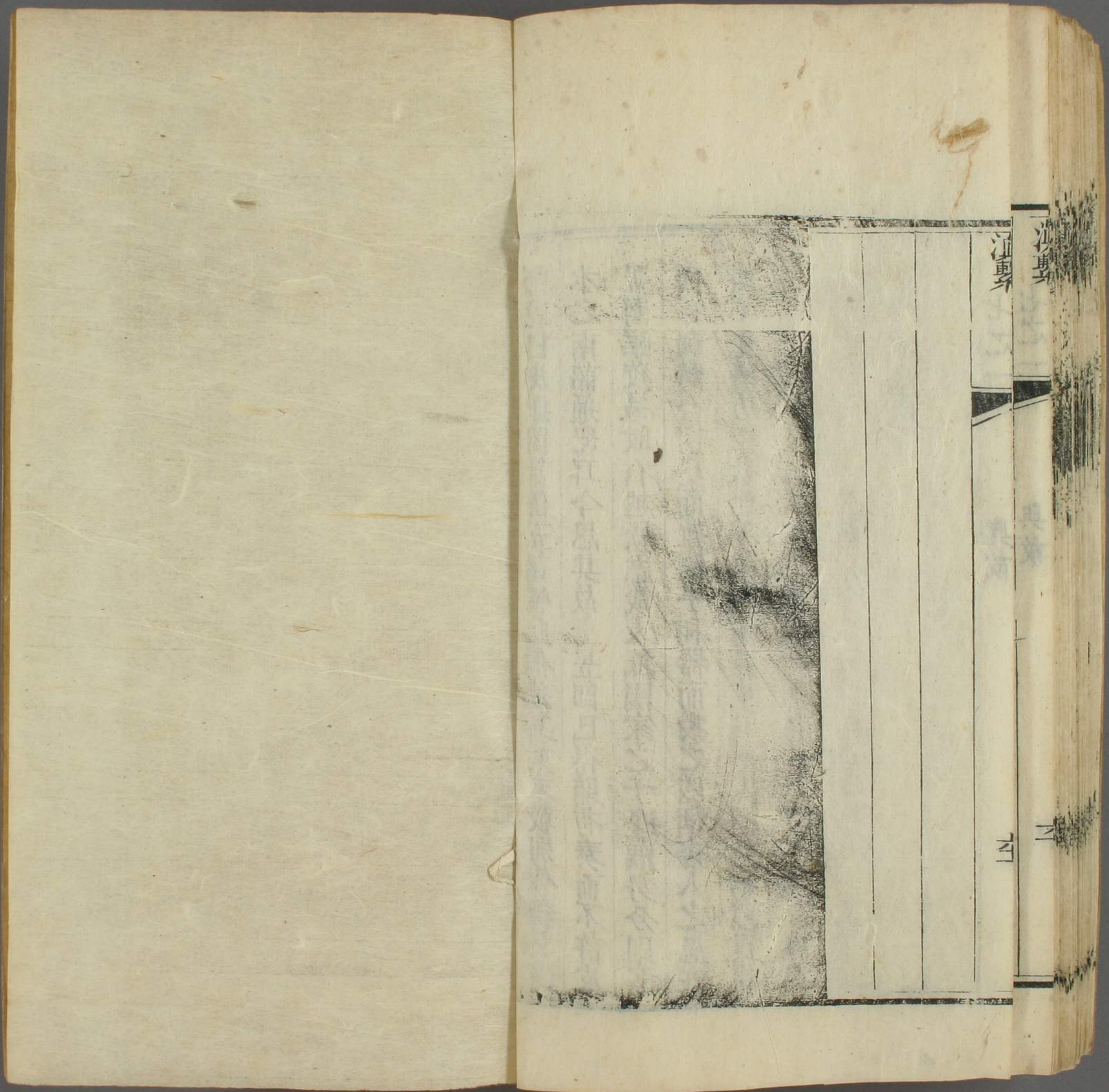
而易制勢合則蔓而難圖手利器而授之以柄傷人之患在

所不免惜唐臣竟無諫沮者張建成喜州人開元初以貢使

入唐都備蒙優禮由西川載佛歸創道勝寺以奉之在彌渡

城南二十里去予居最近今已無知之者丁卯八月記于土

岡佛院之燈下



江東

三

